



林子全書

第九十号

廿三

太子

三教會編要畧卷之五



門人

陳王

興重閱

商周

彝校正

張德敷命梓

唐

高祖皇帝

姓李名淵受周恭帝禪
國號大唐在位九年

武德元年

戊寅

四年辛巳秦王世民以海內寢平乃開館於宮

西延四方文學之士。以杜如晦等十八人爲文學館學士。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乃圖像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

林子曰。季札之高風。子臧之峻節。載之文籍。可考也。當時曾講明之否耶。

七年^{甲申}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詔王公子弟各就學。

九年^{丙戌}太史傅奕上疏。請除佛法。宰相蕭瑀廷斥奕曰。佛聖人也。奕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瑀不生於空桑。乃尊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

林子曰。傅奕蕭瑀。其不識佛均也。傅奕雖不識佛。其所論疏。皆切釋流之病。蕭瑀不問心性之旨。而合掌地獄之談。不過欲以ノ之機。以恐惕之。鄙陋甚矣。大抵

一念之善。清靈超拔。則方寸之內。卽天堂也。一念之惡。妖厲幽昏。則方寸之內。卽地獄也。

太宗皇帝

名世民。高祖之子。在位二十三年。

貞觀元年

丁亥

京兆人孫思邈。七歲就學。日誦千言。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為用耳。及長。好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艱。隱於太白山。貞觀初。盧照隣嘗

見之。問以人事。奈何。思邈對曰。心之為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故其文學也。穎出。其道術也。不可勝紀。

五年

辛卯

春正月。詔僧道致拜父母。

林子曰。此萬古不易之常道也。非孝無親。悖亂常道。如地獄之說。果有是事。則地獄之入。必此其首惡也。

法融在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四祖道信入山訪之。融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

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為佛。

十五年

辛丑

帝幸宏福寺。自製疏文。自稱皇帝

菩薩戒弟子。顧謂大道德懿曰。老子是朕先宗。故令名位在釋迦之上。朕非不好佛也。欲

以重有生之大本耶。

林子曰。釋迦遜太子之位。太宗刃同氣之親。所謂菩薩戒者。果能蹈之否耶。若自稱皇帝弟子。不過欲佞佛以徼福爾。至於祖老子以自侈其宗。則又無稽拂經之甚矣。胡隱遙學道。居焦山。帝詔入內殿。問攝生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帝王修道。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效。尤為神速。臣區區之學。非九重萬乘之所修也。後因

江林兆恩自序

名台太宗之子

遣歸。顧謂宰相曰。自古安有和僊壽女。自王清武帝求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此人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

以重有生之大本耶。

林子曰。釋迦遜太子之位。太宗刃同氣之親。所謂菩薩戒者。果能蹈之否耶。若自稱皇帝弟子。不過欲佞佛以徼福爾。至於祖老子以自侈其宗。則又無稽拂經之甚矣。胡隱遙學道。居焦山。帝詔入內殿。問攝生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帝王修道。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效。尤為神速。臣區區之學。非九重萬乘之所修也。後因

高宗皇帝 名治太宗之子 在位三十四年

永徽元年 庚戌

顯慶二年 丁巳 初天竺方士娑婆寐。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藥竟不就。乃放還。帝即位。復詣長安。帝復遣歸。顧謂宰相曰。自古安有神僊。秦始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此人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

何能長生。

林子曰。不死者心。不壞者性。若云身能不
死。容亦不壞者。乃方士之誕也。

三年^{戊午}六月。召僧道七人入內。帝幸百福殿。

時道士李榮。開六洞義。擬佛六通。釋慧立昇
論席曰。夫洞者。豈不於物通達無擁義耶。答
云。是難曰。若使於物無擁。未知老君得洞否。
答曰。老君上聖。何得非洞。慧立曰。若老君於
物通洞者。何故云天下大患。為吾有身。及
無身。吾何患也。據此。則老子於身尚礙。何能
洞於萬物。榮茫然無對。

林子曰。為吾有身者。謂自有其身。而以心
性為輕也。及吾無身者。謂不自有其身。而
以心性為重也。心經云。乃至無老死。其不
自有其身之謂歟。余嘗觀裴子野高僧傳
曰。晉惠帝時。沙門帛遠。與祭酒王浮。共爭
邪正。浮屢屈。乃托西域傳。為化胡經。以證
佛法。時無知者。隱子論曰。魏道士姜斌等。

撰太上開天經。盛言化胡之事。太宗僧史會要曰。隋大臣楊公素嘗遊嵩山。見畫指問道士曰。此何像。對曰。老子化胡成佛圖。楊公曰。何不化胡成道而成佛耶。道士不能答。此三書不必深論。要皆惟相讎駁誹訾。乃後世三氏之常態。各標門以自尊也。七年_{壬戌}二月。制令道士女冠僧尼等衆。致拜君皇后太子。及其父母。又恐爽恒情。下有司議奏。大莊嚴寺僧威秀上表。以荷國重恩。優

之禮。修齊念佛。得弘出俗之心。今遽仰拜跪之儀。而釋氏之教安在。若遵奉從俗之詔。而俯仰之際實慙。時大司伯開國侯劉祥道等議。皆以依舊為允。帝乃下詔曰。朕商確群議。沉研幽蹟。然箕穎之風。高尚其事。遐想前代。固亦有之。自今後不必跪拜。依舊施行。

咸亨三年_{壬申}五祖弘忍說法於蘄州黃梅東禪寺。有惠能者。范陽人也。少孤。移居南海。值

家貧乏。於市賣柴。見一客誦經。惠能一聞經語。心卽開悟。蒙客取銀十兩。令充其母衣糧。教往黃梅參禮五祖。惠能安置。母畢。卽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六代祖。有神秀上座。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惠能聞之。亦便知此偈未見本性。自作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深器之。為之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卽名丈夫。天人師。

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
汝為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
來。無令斷絕。祖復言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
土。人未知信。故傳此衣。以為信體。代代相承。
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
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為爭端。止汝勿傳。
六祖壇經有曰。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
得。莫聞吾說空。便即着空。第一莫着空。

又曰。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

林子曰。古人道盡大地是箇法王身。蓋宇
宙內無非是氣之充塞。無非是氣之充塞。
則無非法身之妙用也。

又曰。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
後念悟即佛。前念着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
菩提。

又曰。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
有。

又曰。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

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
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
所住處恒安樂。

又曰。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
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
中作。莫向身外求。

又曰。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
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
但心清淨。卽是自性西方。

又曰。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
卽慧之時定在慧。卽定之時慧在定。

又曰。常應諸相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

又曰。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卧。常行
一直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
是淨土。

又曰。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離
念。

又曰。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

又曰。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着相。內心卽亂。外若離相。心卽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卽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

又曰。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為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已

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為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愆不滅。後過又生。前愆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

又曰。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

心更無別佛。

又曰。恁麼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妬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須自性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為真度。

上元元年甲戌武后以國家聖緒出玄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令明經舉人策試。

中宗皇帝

名顯高宗之子即位後廢居房州十四年還居東宮七年

復位五年

附則天順聖皇后

姓武氏名曩偕位二十一年

嗣聖元年

甲申

六祖惠能至廣州法性寺。值印

宗法師講涅槃經。因二僧論風旛義。一曰風動。一曰旛動。議論不已。六祖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請傳來衣鉢。出示大衆。宗復問曰。黃梅付囑。何如指授。六祖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六祖曰。為

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六祖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佛性。印宗聞說。甚喜。遂師事之。

十五年

戊戌天后
聖曆元年

天后欲造大像。用工凡數

萬。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錢。以助其工。

秋。仁傑上疏諫云。臣聞為政必先人事。陛下於群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觀相生善。非為塔廟。必欲崇奢。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侈。繪畫盡工。寶度殫於綴飾。瓌琳竭於輪奐。游僧一說。矯陳禍福。皆托佛法。誑誤生人。里陌動有寶坊。闐闐亦立精舍。化誘所給。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勅。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

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此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煩。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此時興役。力所不堪。雖斂僧錢百未支一。臣今思惟。兼採衆議。咸以為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下濟群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今僱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况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不納。林子曰。後世但知莊嚴梵宇。而不知莊嚴淨土。但知莊嚴佛像。而不知莊嚴法身。惑之甚也。若狄梁公之疏。可謂切中奉佛者之病矣。

十八年

辛丑天后長安元年

四月天后復詔天下僧尼

作大像於白馬阪。令春官尚書武攸寧檢校

靡費巨億。天官侍郎李嶠上疏略曰。天下編戶貧弱者衆。造佛像錢現有一十七萬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十。濟得一十七萬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生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現在果報。

林子曰。後世佞佛徼福者。能辨未來因緣。現在果報之旨。亦必不窮民之力。竭民之財矣。

龍元年_乙帝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六祖。速赴上京。六祖上表辭疾。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通。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何如。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真者皆明。明無盡。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

此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脩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卽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

僧志誠。初叅神秀。後往曹溪。質疑。六祖曰。汝師若為示衆。志誠曰。嘗指誨大衆。令住心觀

靜。長坐不卧。六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卧。死去卧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為立功課。

林子曰。六祖壇經曰。心念不起。名為坐。後人不識坐字。而以為行坐之坐。不亦謬乎。考釋氏典有行禪之說。余醒心集亦有卧禪之旨。要之心念不起。而行卧之間。亦是坐也。

六祖謂誠曰。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誠曰。秀大師說。諸惡莫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六祖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吾所說法。不離自性。聽吾偈曰。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五蘊幻身。幻何究竟。迴趣真如。法還不淨。六祖然之。

永嘉僧玄覺來參六祖。遠師三匝。振錫而立。六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六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六祖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六祖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乎。六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六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六祖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僧法海。初參六祖。問曰。卽心卽佛。願垂指諭。六祖曰。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成一切相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卽心名慧。卽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云。卽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僧法達。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六祖。曰。

經說三車。羊鹿之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願垂開示。六祖曰。惟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蒙啓發。踊躍歡喜。以

下言曰。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

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六祖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

僧智通。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六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

僧智常。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禮六祖。六祖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大通嘗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六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與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無端起知見。着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僧志道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六祖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六祖曰。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斷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僧行思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六祖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為。六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六祖深器之。令思首衆。一日六祖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紹化。

僧懷讓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叅扣。讓至禮拜。六祖曰。甚處來。曰。嵩山。六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污染卽不得。六祖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臻玄奧。後往南嶽。大闡禪宗。

僧志徹。遠來禮覲。曰。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為解說。六祖曰。無常者。卽佛性也。有常者。卽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六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無常義。

僧智隍。初叅五祖。自謂已得正受。庵居長坐。

積二十年。六祖弟子玄策。至河朔。聞隍名。造庵問云。汝在此作什麼。隍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卽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卽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為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說。來謁六祖。具述前緣。六祖憫其遠來。遂垂開決。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後歸河北。開化四衆。

西域崛多三藏。於六祖惠能言下大悟。後遊五臺。見一僧結庵靜坐。三藏問曰。孤坐何為。曰。觀靜。三藏曰。觀者何人。靜是何物。其僧作

禮問曰。此理如何。三藏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三藏曰。汝出誰門耶。曰。秀禪師。三藏曰。我西域異道。最下種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於道何益。

一日六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六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六祖滅後。會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盛行于世。是謂荷澤禪師。

睿宗皇帝

名旦中宗之弟在位二年

景雲元年庚戌夏四月。帝中宗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帝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二年辛亥帝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安肯勞

心以學數術乎。帝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帝嘆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帝許之。

林子曰：司馬承禎之學，本之天隱子。天隱子曰：宅神於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僊。故神僊亦人也。在於修我靈氣，勿為世俗所淪污，遂我自然，勿為邪見所凝滯。又曰：本一性而言，謂之真如。又曰：生乎易中，死乎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物。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五

林子會局

林子

三教會編要畧卷之六

門人 王興 重閱

陳液 校正

余廷俊 游王階命梓

唐

玄宗皇帝 名隆基睿宗之子在位四十四年

開元元年 癸丑

二年 甲寅 姚崇上疏曰佛不在外求求之於心

林子會局

佛圖澄最賢。無益於全趙。羅什多藝。不救於亡秦。何充符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發慈悲。行事利益。蒼生安樂。卽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帝從之。令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偽妄還俗者。一萬二千餘人。林子曰。漢武帝不知卽心卽道。而入海求藥。唐明皇不知卽心卽佛。而造宇徼福。文中子曰。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然京師之廣。為釋氏之道場也。大矣。宮殿之美。為道家之蓬島也。華矣。九重之上。為老子釋迦之尊也。至矣。百官之富。為道儔釋侶之衆也。文矣。况發慈悲。卽是佛子。但能逍遙。卽是神僊。清心寡慾。身其康疆。卽是福田。樂樂利利。沒世不忘。卽是長生。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成道作佛也。

九年辛酉太史上言麟德曆寢踈。日食屢不效。帝詔一行禪師。更造新曆。奉詔推數立術以

應之。撰開元大衍曆。一行於癸亥十月制黃道儀成。帝自為之銘。詔安武成殿。以示百官。其儀準圓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而天行。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行。日西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以每天行。地平。令儀半地下。晦明朔望有準。立木二於地平。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撞之。皆略施。其前一相持。稱其為神功。邢和璞謂太史令尹愔曰。一行禪師。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太初曆。記云。後八百年當差一日。必有聖人以糾正之。今年期差滿。而行師造太衍以糾數家之謬。則洛下閎之言不誣矣。愔亦以為然。

林子曰。唐室之曆定於一行。

國朝之樂成於冷謙。孰謂二氏之教而不用於時哉。昔者軒轅為五帝之宗。文帝統漢家之緒。老彭為大夫。伯陽為柱史。甯封為

陶正。方回為閭士。呂望為太師。仇生仕於
殷。馬丹宦於晉。范公霸越而浮海。琴高執
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生藏器於
小吏。是帝王卿相慕道以成僊者。難以勝
紀也。裴相國之禮希運。韓昌黎之禮大顛。
李刺史之禮藥山。范文正之禮古塔主。李
文和之禮石門。楊翰林之禮廣惠璉。張無
盡之禮雪峰悅。于相國之見紫玉。陳尚書
之見睦州。陸大夫之見投子。是王公大夫
亦禪以作佛者。難以勝紀也。抱朴子曰。內
寶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
久。治國而國太平。圭堂居士曰。諸佛以利
生濟物為幸。謀國利民所濟大矣。一政可
以仁天下。一令可以澤四海。較之隱居山
林。區區飼一雀。活一鱗。仁者間矣。

十三年

乙丑

李含光篤好道學。雖處暗室。如對

君父。帝召問理化。對曰。道德經者。君王師也。
昔漢文行之。躋民於仁壽之域。若求生徇欲。

不亦難乎。帝甚嘉之。

二十五年丁丑春正月置玄學博士。每歲依明

經舉。

二十七年乙卯八月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南向

坐。被王者之服。追贈弟子皆為公侯伯。

林子曰。文宣謚而祿山作亂。戎服講而素衣出降。犧牲麩而侯景逆謀。豈三教之聖人非耶。由道之非其道也。

五月制天下僧尼。竝令祠部給牒。僧尼之給

牒自開元始。

天寶十四載乙未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

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

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真卿以平原博平兵

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

奏之。帝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

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

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

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

林子曰。歐陽永叔謂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不免惑於神僊之說。豈知忠義之節。不從學道中來耶。蓋學道之士。以心為重。而以身為輕。故能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也。真卿嘗語人曰。吾早遇道士陶八八。授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有厄。卽吉。他日待我於羅浮山。亦異事也。附錄之。張順少事母孝。嘗曰。不孝不忠。而學道求僊。是猶舍舟楫而涉大川也。仕為縣尉。後竟棄

官去。

肅宗皇帝

名亨。玄宗之子。在位七年。

至德元載

丙申

李泌幼。以才敏著聞。初帝為太

子時。與泌為布衣交。嘗謂先生。後隱居潁陽。帝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帝大喜。出則連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帝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帝乃止。

帝與李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帝聞之。以告泌。曰。艱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群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帝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帝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

乾元元年戊戌。敕五岳各建寺。選釋門耆德居之。仍賜白衣。能誦經五百紙者為僧。或納錢

一百緡。請牒剃度。亦賜明經出身。開輔諸州。

納錢度僧者萬餘人。進納自此而始。

代宗皇帝

名豫。肅宗之子。在位一十七年。

廣德元年

癸卯

永泰元年

乙巳

元載杜鴻漸王縉三人為相。皆好佛。縉尤甚。與鴻漸造寺無窮。上嘗問以佛言報應因果。為有無。縉等奏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不能為害。所以祿山思明毒流方煽。而皆

有子禍。僕固懷恩稱兵內侮。出門病死。回紇吐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於是禁中立內道場。常引沙門百餘。饌供珍滋。有寇至。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退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闥。勢傾權貴。京師良田美利多歸僧寺。

林子曰。信如是也。則西方之佛勝於三軍之帥矣。不能造福以安民。顧乃誦經以去寇。豈不惑哉。故何充符融之敗。滅齊襄梁武之災。殃實非奉佛之禍也。祿山被刺而流血。吐蕃不戰而退兵。亦非奉佛之福也。要之禍福在我。不由於佛。佛之妙義實生於心。外心求佛。則報應之說斯興矣。

德宗皇帝

名适代宗之子
在位二十六年

建中元年庚申帝初卽位。踈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賊動

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四年

癸亥

初帝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及

卽位。召為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贄以帝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贄論諫數百篇。皆切時病。可為世法。

貞元四年

戊辰

帝從容與李泌論卽位以來宰

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

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

邪。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

有建中之亂乎。帝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

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

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

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

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所以亡也。

順宗皇帝

名誦德宗之子在位一年

永貞元年

乙酉

憲宗皇帝

名純順宗之子
在位十有五年

元和元年

丙戌

十一年丙申江州刺史李渤問歸宗智常禪師曰。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智常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渤曰然。智常曰。摩頂放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渤俛首而已。

林子曰。釋氏所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邵康節收天下春歸之肺腑者是也。所謂

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孟子塞乎天地之間者是也。

帝晚節好神僊。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鑄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詔泌居興唐觀煉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帝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以使之臨民者。帝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

十三年

戊戌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

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

應開請迎之十二月帝遣中使帥僧衆迎之

十四年

己亥

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師帝留

禁中二月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拜捨施

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養

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

之一法爾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

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

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

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

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

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

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

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聖猶

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佛

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

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

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令入宮禁。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大怒。貶愈為潮州刺史。

林子曰。不知卽心卽佛之旨。雖羅什之於秦。佛圖澄之於趙。寶誌公之於梁。猶無益於身心之學。存亡之數也。况佛之指骨。其無益於歲豐人安也明矣。退之一表。古今稱快。但退之不識佛。而盛言佛之惡。則非也。後謫刺潮陽時。三啓大顛。帖縣奉迎者數矣。其意又何為也。豈乃今始知佛教之是。而悔昔日之言之非耶。余嘗謂退之雖聰明人傑。文士者流。其所以發之詞章者。特一時率爾之言。而是非相左者何限也。故其論孟子也。則曰楊墨塞路。孟子辭而

闢之。其序墨子也。則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又嘗以孔墨並言之。則曰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何其言之先後不相比類。其大顛所謂其守易改與。周濂溪嘗有詩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歐陽永叔讀退之別傳而序之。謂大顛非常僧也。若別傳非深達先王之法言者。莫能為也。退之復生。不能自免。觀濂溪之詩。永叔之序。則退之之學。可槩見矣。然退之之學。最為謬戾者。以不知性善之旨。而有三品之說焉。

愈嘗作原道篇。有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林子曰。此孟子七篇卒章之旨也。夫聖人之所以曠萬世以嗣續道統之傳者。非他

也。一神之相為感也。譬之一雌一雄而以形交者。人咸習於所見以為常也。至於鶴則雄鳴風上。雌鳴風下。而卵生者。以神而交也。然猶一雌一雄。亦未足以為異也。若水鳥之屬。鴨也。一雄而衆雌。以水而交。特一雄耳。而衆雌之雛。咸得陽以生。不亦異乎。然猶其匹類也。嘗觀玉兔則望月而生。孔雀則聞雷而孕。不惟非其匹類。而上天下地。又且如是之絕遠矣。然玉兔於月。猶

望之。孔雀於雷。猶得而聞之。而孟子則曰。由堯舜至於湯。則聞而知之。其亦以神之所為乎。故神之所在。無方無體。無形交。無形不交。無一雌一雄。無上天下地。無前乎千百世之既往。無後乎千百世之方來。吾於是知以心感心。以神傳神者。聖教之大也。若口得而言之。耳得而聞之。而曰聖人之至德。要道盡在於是。終歸於聞見之小矣。故曰。予欲無言。

愈貶潮州。遇釋氏大顛。三上書求教。大顛不赴。忽一日自往詣之。愈曰。三請不來。為甚麼不招而來。大顛曰。三請不來。為侍郎。不請自來。為佛光。顛嘗註心經有曰。還識這箇○麼。大虛雖廣。不能包其體。日月雖明。不能喻其光。達磨云。寬則遍法界。窄也不容針。

又曰。廓然無我。自然到家。

又曰。到這裡。方知佛法平等。無有高下。會歸一體。無佛可做。無衆生可度。

又曰。屋舍倒壞。利子常存。所以道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真實。又道大千俱壞。這箇不壞。

又曰。有色有空。墮落二見。不見空色。不被物縛。

又曰。動念卽乖。安排卽錯。

又曰。眼是色。不能見。只是真空能見。耳是色。不能聞。只是真空能聞。

十五年庚子春正月。帝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

中和殿。

林子曰。余要旨書。謂心屬火而色丹。丹之義也。故謂丹之能長生。卽言心之能不死也。憲宗竟以服丹多怒而死於非命。可謂愚矣。

穆宗皇帝

名桓。憲宗之子。在位四年。

長慶元年

辛丑

四年^{甲辰}春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帝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臯者。上流

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之。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謹慎。况無疾乎。庶人尚爾。况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言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帝善其言。而求之不已。既而疾作。命太子監國。帝崩。

敬宗皇帝

名湛。穆宗之子。在位二年。

寶曆元年

乙巳

文宗皇帝

名涵穆宗之子
在位十四年

太和元年

丁未

武宗皇帝

名炎穆宗之子
在位六年

會昌元年

辛酉

呂洞賓出兩舉進士不第。因於

長安道擬遊華山。酒肆憇息。俄有一人。長髯碧眼。自西而來。亦憇此肆。遂與共炊。髯者親爨。洞賓因就日負暄。不覺睡着。夢舉進士登科第。歷任顯官。奏對稱旨。遂除翰苑。入臺閣。擢侍從。俄拜執政。居朝三十餘年。偶上殿。應

對差誤。被罪謫官。南遷江表。路值風雪。僕馬俱瘁。一身無聊。方自嘆息。忽然夢覺。髯者飯猶未熟。倏然笑曰。黃糧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公安知我有夢耶。髯者曰。公適來之夢。富貴不足喜。貧賤不足憂。大抵窮通榮辱。壽夭得喪。往古來今。皆如一夢。洞賓大悟。因拜曰。公真異人也。敢問貴姓。居何邦。髯者曰。吾乃天下都散漢。鍾離權也。居終南山。公若省悟。可從吾去。於是師事之。遂得道。

林子曰。夢一也。但蝴蝶之夢。莊子遊方之外。而周公之夢。孔子遊方之內也。施肩吾。師事呂洞賓。傳受後。隱西山。常授其徒李文英十六字曰。一靈妙有。法界員通。離種種邊。允執厥中。世罕知之。

林子曰。易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度人經曰。中理五氣。混合百神。譚真人曰。灑氣之門。元神之囊。呂純陽曰。窮取生身受炁初。張平叔曰。勸君

棄取生身處。白玉蟾謂之念頭動處。陳冲素謂之元氣之所由生。真息之所由起。此意到處。便見造化。此息起處。便是玄關。人一身天地之正中。正此處也。天地循環。乾坤反覆。亦不離此一息。况所謂沐浴溫養。進退抽添。自然密合天機。潛符造化。而不容吾力焉。故曰。火雖有候。不須時。此子機關。我自知。無子午卯酉之法。無晦明弦朔之節。無冬至夏至之分。無陽火陰符之別。

無十二時中只有一時之說。無三百日內
在半日之訣。亦不在攢簇年月日時之說。
由是觀之。則道家之道。豈不易知。豈不簡
能。後世道流。不識易知簡能之妙。妄意揣
度。以何者為沐浴溫養。進退抽添。何者為
子午卯酉。弦望晦朔。冬至夏至。陽火陰符。
起種種心。生分別見。辨析愈明。去道愈遠。
豈老子所謂無為之旨。自然之妙哉。玉溪
子曰。以正心誠意為中心柱子。斯言得之

矣。

六年

丙寅

帝受三洞法錄。

宣宗皇帝

名忱。憲宗之子。在位十三年。

大中元年

丁卯

八年

甲戌

終南山有一僧住庵習定。一日僧失

伽梨。乃遍尋覓。則一獼猴披在巖間宴坐。又
見羣猴皆習定。間有坐脫者。今有五猴塔。帝
聞其事。有偈贊云。嗟汝獼猴能入定。心猿不
動幾千春。罷攀紅樹三冬菓。休弄碧潭孤月

輪。雙眼已隨青嶂合。兩眉猶對百花顰。自從坐脫終南後。悟了浮生多少人。

林子曰。心本靜也。而世人謂之心猿者。何也。蓋心之憧憧往來。如猿猴之性。輕狂不定。故也。後世不識寓言之微。而謂獼猴能習定也。惑矣。

九年乙亥帝好神僊。迎道士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集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

乃遣之。

十二年

戊寅帝餌方士藥。已覺燥渴。

十三年

己卯帝餌道士藥。疽發於背。八月崩。

林子曰。憲宗既為丹所悞。而穆宗襲為之。穆宗死。而宣宗復襲為之。不懲其覆轍。可見之迹。而信其誕妄無稽之言。則愚之甚也。

懿宗皇帝

名催。宣宗之子。在位十有四年。

咸通元年

庚辰

三年_{壬午}帝奉佛太過。怠於政事。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疏諫。帝不能從。

九年

_{戊子}

或問儒釋道三教同異於釋慧海。海

曰。大量者用之卽同。小機者執之卽異。總是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釋景岑居青原山。嘗曰。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已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已光明裡。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已。

林子曰。蛤蜊世界。具足法身。或者以為若是其小與。曰。未也。獨不曰須彌最大。納於芥子乎。林子曰。山河大地。皆吾妙用。或者以為若是其大與。曰。未也。獨不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乎。要皆取喻之詞。中庸語大語小之義也。讀者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僖宗皇帝

<sub>名儼懿宗之子
在位十有五年</sub>

乾符元年

甲午

昭宗皇帝

名曄懿宗之子在位十有六年

龍紀元年

乙酉

昭宣皇帝

名祝昭宗之子在位三年

元年

乙丑

後梁

太祖皇帝

姓朱名溫仕唐賜名全忠封梁王竟移唐祚在位六年

開平元年

丁卯

劉玄英以明經擢第仕燕王劉守光為相素

喜性命之學一日忽有道人來謁玄英乃邀

坐堂上待以賓禮問其氏族名字俱不對但

自稱正陽子玄英順風請益道人為演清靜

無為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累卵若浮屠

狀玄英驚異之嘆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祿

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於此者玄英大

悟遂解印綬而去有詩云拋離火宅三千指

屏去門兵十萬家紀當時之實也

末帝

名友真太祖之子在位十有一年

元年

癸酉

堯峰顥暹禪師。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

林子曰。昔者邵堯夫問於程伊川曰。雷起甚處。蓋欲示之以根本之學。一陽之義也。伊川不悟。而曰起處起。惜哉。

後唐

莊宗皇帝

姓朱邪名存勗。最先世仕唐。賜姓李氏。存勗襲父克用。王職。

因滅梁在位三年

同光元年

癸未

明宗皇帝

名嗣源。克用養子。莊宗遇弒。諸將立之。在位八年。

天成元年

丙戌

譚景升好黃老。嘗作化書。授南

唐宋齊丘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顧子序之。流於後世。於是杖屨而去。齊丘奪為己有。而序之。人傳景升入水不濡。入火不灼。隱化青城山。

林子曰。不濡不灼。蓋指神而言也。既謂之神。則無形矣。無形。則水安能濡。而火安能灼耶。他如儒之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道之所謂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釋氏所謂論覆。則四生普蓋。論載。則六道俱承。論聖。則衆聖中王。論神。則六通自在。亦皆指神而言也。若言形。則塊焉小爾。又安能變化無方。隱顯莫測耶。

化書略曰。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又曰。當空團塊。見塊而不見空。粉塊求空。見空而不見塊。

又曰。虛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形無所不類。孰為彼。孰為我。孰為有識。孰為

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

又曰。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

又曰。語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

又曰。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唳。氣交也。蓋由情愛相接。所以神氣可交也。是故大人。大其道以合天地。廓其心以符至真。融其氣以生萬物。和其神以接兆民。我心熙熙。民心怡怡。心怡怡兮。不知其所思。形惚惚兮。不知其所為。若一氣之和合。若一神之混同。若一聲之哀樂。若一形之窮通。安用旌旗。安用金鼓。安用賞罰。安用行伍。斯可以將天下之兵。滅天下之敵。是謂神交之道也。

又曰。耳非聽聲也。而聲自投之。谷非應響也。而響自滿之。聲道氣。氣道神。神道虛。虛含神。神含氣。氣含聲。相導相含。雖秋蚊之翱翔。蒼蠅之營營。無所不至也。

又曰。得灝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囊。

所以韜其光。若蚌內守。若石中藏。所以為珠玉之房。

又曰。夫蠚螭之虫。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

又曰。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蝮蟻。

又曰。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神同虛無。則事無不知。

又曰。水易動而自清。民易變而自平。其道也在不逆萬物之情。

閔帝 名從厚在位半年

應順元年 甲午

廢帝 名從珂姓王氏明宗養子初封潞王廢閔帝而自立在位二年

清泰元年 甲午

後晉

高祖皇帝 姓石名敬瑭唐明宗之婿初與潞王有隙乃借契丹兵滅

唐在位七年

天福元年 丙申

四年^巳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為道士。通莊老之說。上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總兩儀而稱德。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上大其言。延入內殿。忽一日聞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聲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一者萬事之本也。能守一。則天下自治矣。上甚善之。

齊王

名重貴高祖兄子 在位四年

開運元年

癸卯

後漢

高祖皇帝

姓劉名嵩字知遠仕晉封北平王及重貴被虜乃即位

位二年

乾祐元年

戊申

隱皇帝

名承祐高祖之子 在位一年

元年

庚戌

後周

太祖皇帝

姓郭名威仕漢為樞密副使及隱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

在位四年

廣順元年

辛庚

世宗皇帝

姓柴名榮太祖后兄之子太祖無嗣養之以承大統在位

六年

元年

乙卯

彭曉少好修煉蜀主孟昶屢召問以長生乂視曉曰以仁義治國名如堯舜萬古不死長生之道也

恭帝

名宗訓世宗之子在位半年

元年

庚申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七

宋

陳太師命梓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六

青亭

世宗皇帝

姓名榮太祖之子

年

元年彭曉少好修煉每至孟視屋召問以長生久視曉曰以仁義法國名如堯舜萬古不死長生之道也

示平

與

林子

三教會編要畧卷之七

門人

王

興重閱

陳

吳九垣校正

陳大化命梓

宋

太祖皇帝

姓趙名匡胤代周而有天下國號宋在位十七年

建隆元年

庚申

初華山隱士陳搏周世宗召見

禁中因問以黃白事對曰陛下為天子以治

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世宗不以為忤。拜諫議大夫。固辭。賜號白雲先生。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搏尤精易學。負經濟之才。歷五季亂。每聞一朝革命。輒顰眉數日。一日乘驢遊華陰。聞帝登極。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遂隱華山。不復出。帝召之不至。

林子曰。世傳周濂溪太極圖。受自希夷先生。然乎。非歟。但希夷得之以遂華山之隱。濂溪得之以開道學之宗。此其有不同也。

二年

辛酉

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師之像。帝

自為贊。書于孔顏之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

乾德四年

丙寅

春正月。以孔宜為曲阜主簿。奉

孔子祀。

五年丁卯三月。五星聚于奎。

開寶二年

己巳

龍興觀道士蘇澄隱通老莊。年

踰八十。容貌甚少。帝召掖升殿上。問以養生之術。澄隱曰。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

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神凝太和。帝軒帝堯。享國永年。皆得此道。帝嘉之。寵賜殊厚。

三年庚午三月徵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昭

素有學行。著易論三十三篇。學者多從之。帝

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矣。令講乾卦。至九五

飛龍在天。則斂容對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

之事。引援證據。因示諷諫微旨。帝大悅。問以

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

若寡慾。帝愛其言。書于屏几。

太宗皇帝諱炅太祖之弟在位二十二年

太平興國元年丁丑

雍熙元年甲申十月賜華山陳搏號希夷先生。

太平興國間。搏兩入朝。帝待之甚厚。至是復

來見。帝謂宰臣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

謂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

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

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僊黃

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

白日升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
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
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
行修煉。無出于此。琪等以其語白。帝益重之。
詔賜號。放還華山。尋卒。

端拱二年巳作開寶寺塔。藏佛舍利。高二百
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
嘗上疏云。衆以為金碧煒煌。臣以為塗膏爨
血。帝亦不怒。

杜子曰。塗膏爨血。豈釋氏所謂慈悲之心
哉。窮民之力。殫民之財。以此佞佛。以徼福
田之利益。亦未矣。

真宗皇帝

名恒太宗之子
在位二十五年

咸平元年

戊戌

大中祥符元年

戊申

春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

之鷗尾。大赦改元。帝謂羣臣曰。朕去年十一
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
神人星冠絳衣。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

篇。適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之南角有黃帛曳鴟尾上。蓋所降之書也。王旦等皆稱賀。帝卽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臣升屋奉之以下。王旦跪奉而進。帝再拜受之。付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付于春。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緘書甚密。其書黃字三幅。詞類老子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治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盛以金匱。天書之詐。王欽若為之計。旣行。陳堯叟等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林子曰。若王旦以美珠而不能異議。固也。而陳堯叟亦以經義附和取容。朝廷之上。皆若狂。不亦重可嗟哉。

六月王欽若言得天書于泰山西南。具威儀奉導。跪授中使詣闕。帝御崇政殿。召羣臣曰。

朕五月丙子夜復夢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于泰山朕未敢宣露惟密諭王欽若等凡有祥異卽上聞今得其奏果與夢協旦等再拜稱賀於是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

林子曰女道士劉妙德治巫出入丁誦家謂嘗語之曰不若托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遂以此欺其君與王欽若泰山天書之詐一也故曰君無見其欲君見其意則臣自表異君無見其欲君見其欲則臣自雕琢。

二年配夏五月詔追封玄聖文宣王廟配享從祀兗國顏回為兗國公費侯閔損以下九人為郡公邴伯曾參以下六十二人為侯命兩制以上文臣為贊又封先儒左丘明等十九人為伯。

林子曰封謚之崇事孔子者飾也神人之夢奉天書者心也。

李沆有長者之譽。頗通釋典。尤厭榮利。為相所居湫隘。處之裕如。家人勸治居第。答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亦可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耶。人生朝暮。焉能久居。巢林一枝。聊寄足耳。

五年壬子五月。賜杭州處士林逋粟帛。逋力學。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西湖之孤山。三年。足不及城市。帝聞其名。賜以粟帛。逋後為墓於廬側。將死賦詩。

有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賜謚和靖先生。

十一月。改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

七年甲寅春正月。帝謁老子于亳州太清宫。加

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二月。帝至自亳州。大赦。

天禧三年。起判永興軍寇準。得天書于乾祐山。巡檢朱能所造也。中外咸識其詐。帝獨信之。迎入禁中。曾宗道孫奭知能所為。咸諫不

林子會錄 卷七
聽。準由是得召用矣。

林子曰。天書之誕。至寇準亦借之以爲召
用之資也。惜哉。

召道人張無夢至京師。無夢好窮老易。篤孝
聞於鄉里。及冠。遂入華山。事陳希夷先生。多
得微旨。帝嘗問以長生之術。無夢曰。臣野人
也。但於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
令講易。卽說謙卦。帝曰。獨說謙卦。何也。曰。方
大有之時。宜守之以謙。帝善其說。後召講。自

撰還元篇。無夢曰。國猶身也。心無爲則氣和。
氣和則萬寶結矣。心有爲則氣亂。氣亂則英
華散矣。此還元之大旨也。帝遣使賜金帛。皆
不受。乞還山。復賜處士暢飲。先生號。亦不受。

仁宗皇帝

名禎。真宗之子。
在位四十一年。

天聖元年

癸亥

十二月京師定襄代并忻等州

地震。帝就大慶殿集僧道設齋醮祈禱。右司
諫韓琦上疏曰。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
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則未嘗臨御。臣下

非大朝會。則不能一至于庭。豈容僧道凡庸之人。繼日累月。喧雜其上。非所謂正法度。尊威嚴也。

五年丁卯十二月龍圖閣待制孔道輔使契丹。有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艷然徑出。契丹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

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道輔還言者。以爲生事。且開爭端。帝問之。道輔曰。每漢使至。彼輒爲侮慢。若不校。恐益易中國。帝然之。林子曰。嗟乎。嗟乎。豈特俳優者流。以仲尼爲戲。以取媚於人。而相爲訾毀哉。

明道二年酉劉昉初爲丞相府卒吏。至是出爲左殿直。歎曰。爲吏徒勞耳。吾將脫屣塵垢之外。與安期羨門竝遊。乃屏居東都委巷中。又往郴州。止於東山僧坊。沙門道覺謂昉曰。

吾燃膏油於如來前二十年矣。勝利當無涯。昉曰。異乎吾所聞。修行人以身為檠。以戒行為膏油。以方寸為燃器。照破一切無明。古有燃燈佛是也。

林子曰。此釋氏傳燈之旨也。以一燈之光。傳之數千燈。不熄不滅。而此燈之光。固在焉。蓋神屬火。而火則以神用也。

杜衍每笑張齊賢佞佛。一日衍呼醫者朱承事切脉甚急。朱謂侍者曰。汝先往白公。但云楞嚴經未了。既而朱至。衍曰。所謂楞嚴者。何等語。乃爾耽著。聖人微言。無出孔子孟捨此而取彼。是大惑也。朱曰。相公未讀此經。何以知其不及孔孟。袖中出首卷與之。衍受而閱之。不覺終軸。忽大驚曰。世間何從有此書耶。遣使盡取讀之。悔其得之之晚。而謂齊賢之不我告也。

趙抃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後典青州政事之。

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卽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閱道撞彩耳。

景祐元年

甲戌

判官朱炎。因讀楞嚴經。於真心

明妙處。有省。遂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在。江曰。此身未死。此心何在。

慶曆元年

辛巳

秋九月。以章得象監修國史。兼

譯經院潤文使。韓琦充譯經潤文官。自是譯

經潤文降麻入御矣。

六月開寶寺舍利塔災。帝遣中貴人取舍利。迎入內廷供養。頗有光景靈異。合京王公貴人瞻禮。爭施金帛。重修復之。起居注余靖上人。疏其畧曰。一塔不能自衛。爲火所燬。况藉其福。以庇於民哉。昔梁武造長干塔。時舍利亦常有光。及臺城之敗。何能致福。

林子曰。佛氏之教。豈曰爲人禳請。以希福報哉。若所謂報應之旨。謂作善降祥。不善

降殃與儒者之道又奚異也。昔者鄭火而定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若韓琦、余靖等疏，亦子產修德意也。

嘉祐四年，妃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業，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初，北海李之才受易於河南穆修，修受於种放，放受於陳搏，源流最遠之才遂授雍以河圖洛書、伏羲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

探賸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飛走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行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萬餘言。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

英宗皇帝

名曙，濮安懿王之子，在位四年。

治平元年

甲辰

神宗皇帝

名頊英宗之子在位十有八年

熙寧元年

戊申

二年配以王安石叅知政事。帝謂安石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帝曰。卿所設施。以何爲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

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雍言果驗云。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哉。留守王拱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

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程顥嘗與雍
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雍智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顥嘗曰。其心虛
明。自能知之。嘗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
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雍爲之極論其理。以
至六合之外。程顥嘆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
至此。然不及堯夫之詳也。雍疾病危篤時。司
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尋卒。年六十
七。贈著作郎。後賜謚康節先生。顥嘗爲雍銘
之。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
誠矣。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暴。
不設防畛。群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
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
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
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林子曰。朱子曰。邵子腹裏有這箇學。故能
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又曰。邵子之學。雖作
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又曰。

其骨髓便是皇極經世書。其花草便是詩。予按康節詩曰。聖人喫緊些兒事。又曰。弄丸餘暇時。往時來。又曰。行已須行誠盡處。此堯夫之所自得也。所謂誠盡處者。卽中間些兒。堯舜之中。孔子之一是也。程伊川乃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爲道。非能盡也。由此觀之。則是伊川不知弄丸之妙。些兒之事矣。當時堯夫何不與言。乃直從而戲之曰。且就平仄。昔人謂其玩侮不

亦不其然乎。其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又曰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其胸襟之灑落也。何如哉。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又曰堯舜揖讓三杯酒。湯武放伐一局棋。其雄視千古也。何如哉。又曰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氳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工夫入語言。又曰讀書每到天根處。長懼諸公問極玄。實仲尼無知之妙。無言之

境也。非不欲言也。不能言也。非不欲答也。不能答也。然非實探天根之處。親詣恍惚之域。其孰能知之。至於疾革之際。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只是諧謔。須臾而去。蓋通乎晝夜之道。而明於生死之故矣。

以張載爲崇文館校書。尋辭歸。載居家。婚喪。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帝初卽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

道也。帝悅。以爲崇文校書。未幾。移疾。屏居南山下。載慕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所著有正蒙。東西銘。行于世。張載有言曰。釋氏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葉采乃以釋氏所云。六根悉本天地。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爲幻妄。以註解之。

林子曰。釋氏以心性之不生不滅爲大。而此身之生死。旣已爲之幻妄矣。而况於天

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許多塵緣。一皆身外之物也。乃足以易其心性之大乎。故曰。惟有一真實。一真實者。心性不滅之謂也。

又曰。釋氏蔽於小也。幻妄人世。

林子曰。釋氏以普度徧濟爲心。而謂之幻妄人世可乎。若普度徧濟而有出於人世之外。謂之幻妄人世則可。若普度徧濟而惟在於人世之中。謂之幻妄人世則不可。

昔達磨不以中國之人世爲幻妄也。遂踰海越漠。不遠而來。豈不以老子之教。旣不傳。而孔子之道。又不著。最上一乘之旨。可不令中國之人。共知之。而共由之。一花五葉。廣度有情。令不斷絕。以惠來世。其用心亦可謂大且遠矣。

又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

林子曰。孔子之恭而安。惟從敬上來。爾東坡云。幾時得與他打破這箇敬字。雖不識

敬然亦有爲而言也。故不戒慎而自戒慎。不恐懼而自恐懼者。敬也。朱子曰。心存便是敬。若於不覩不聞而必欲戒懼焉。則心反爲之動矣。豈易所謂寂然不動之體哉。三年庚賤知諫院李常通判滑州。常上疏曰。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帝詰安石。常落職。林子曰。王莽妄援周官以毒天下。王安石傳會經義以誤蒼生。豈其六經乃先王經綸之迹。顧不可行於後世哉。

四年辛亥二月更定科舉法。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從王安石議也。旣而安石請廢春秋儀禮。從之。

學士刁景純問達觀禪師。佛教於世間何用。觀云。日用少不得。云作麼用。觀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云干佛什麼事。觀云。若不干佛事。將何爲見聞。云自有眼耳在。觀云。雕畫一切

人佛皆有耳目。只爲無佛了。不能見聞。佛是覺義。爲有正覺。號之爲佛。若無正覺。盡是邪解。

八月復以春秋三傳試貢舉士。王安石嘗言春秋爲斷爛。故貢舉不以春秋取士。至是帝命復之。

五年子壬周敦頤知南康軍。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爲南安司理時。通

程珦以其學爲知道。因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旣至南康。卽築室於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爲濂溪先生。

林子曰。宋儒惟周子識誠字。通書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蓋誠者吾之本體。得於天之自然。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苟有物以間之。則不可謂之誠。不可謂之天之道。不可謂之本體之自然。通書又曰。誠無爲。幾善

惡。所謂無爲者。蓋得之天者。本寂然而無爲也。而幾之所動。則善惡始形矣。釋氏謂之真空。老氏謂之能無知乎。孔氏謂之吾有知乎哉。此正寂然無爲之旨也。吾嘗謂周子之學得其大矣。呂氏童蒙訓謂周子之書。用意高遠。豈周子之學專務於高遠哉。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吾恐周先生之學。非二程之所能究其微也。而謂非全資於周先生者。則吾不知矣。

愛蓮說畧曰。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者焉。

林子曰。周子愛蓮之本旨。以喻心也。子華子曰。心之精爲火。其色赤。其狀如覆蓮。故釋氏之所以有取於蓮者。以心之不染塵故也。

時佛印禪師。寓居鸞溪之上。敦願謁見。相與

講道。問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禪門何得謂無心是道。佛印云。疑則別參。敦頤曰。參則不疑。畢竟以何爲道。佛印曰。滿目青山。一任看。敦頤心醉。一日忽見窓前草。生意勃然。乃曰。與自家意思一舛。以偈呈佛印云。昔本不迷。今不悟。心融境會。豁幽潛。草深窓外松當道。盡日令人看不厭。佛印和云。大道體寬無不在。何拘動植與飛潛。行觀坐看了無礙。色取聲求心自厭。由是命佛印作青松社主。

追媿白蓮故事。

林子曰。朱子謂濂溪拙賦。雜以道家語。今卽佛印事而竝觀之。則二氏之學。亦濂溪之所不廢也。

六月。頌王安石所修詩書周禮義于學官。以取士。新義旣頌。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而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焉。

太史黃庭堅訪道於黃龍。釋晦堂心。心遂舉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公如何會。庭堅擬

議心曰。總擬議便成剩法。庭堅箋注至再。心
不然其說。時秋香滿院。心曰。聞木犀香乎。庭
堅曰。聞。心曰。吾無隱乎爾。庭堅領解曰。迷時
今日如前日。悟後今年非去年。喫飯着衣誰
不會。何須要會祖師禪。心頷之。

或諷釋晦堂心。不當以儒書揉佛語。心曰。若
不見性。祖佛密語。盡成外書。若是見性。魔說
狐禪。皆爲密語。

富弼鎮亳州。聞華岩顯禪師。法席冠淮。向往
質所疑。會顯爲衆登座。見其顧視。如象王回
旋。公微有得。乃趨函丈。會侍僧請爲入室。顯
見。卽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弼聞汗流
浹背。卽大悟心要。及致仕居洛。以頌寄釋圓
照云。因見顯師悟入深。夤緣傳得老師心。東
南謾說江山遠。日對靈光與妙音。書曰。弼留
心祖道。爲日已久。常恨不遇明眼人。開發蒙
陋。雖久聞盛德。而無由瞻謁。昨幸出守亳州。
與顯師相遇。幾一月。以慈悲方便之力。令有

悟處。其於楷磨淘汰。則殊未有功。衰病相仍。昏鈍難入。弼雖得法於顯師。然本源由老和尚而來。更望垂慈攝受。遠賜接引。未至今至。卽爲南岳下龐蘊百丈下裴休。何以異哉。九年_{丙辰}王安石捨宅建寺。爲子雱薦冥福。林子曰。史載王雱陳三十策。以陰佐其父安石。必行新法。民怨不恤。此其罪大也。若有報應之事。必罹不祥之災。捨宅建寺。可得免乎。其愚甚矣。

張用成少修道。著悟真篇。嘗有言曰。道家以命宗立教。故詳言命而畧言性。釋氏以性宗立教。故詳言性而畧言命。性命本不相離。道釋本無二致。彼釋迦生于西方。亦得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爲最上乘法。故號曰金僊。釋迦云。惟以佛乘得滅度。無有餘乘。又曰。世間無有二乘得滅度。惟一佛乘得滅度爾。鍾離云。妙法三千六百門。學人各執一爲根。豈知此子神僊訣。不在三千六百門。亦正釋迦所

謂惟一佛乘得滅度之意也。

林子曰。說卦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由是觀之。則理是性命之理也。明矣。而儒者乃以理性命列而三之者何耶。蕭廷之曰。形中之精。寂然不動。蓋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存。乃性之所寄也。為命之根矣。心中之神。感而遂通。蓋喜怒哀懼愛惡欲者存。乃命之所寄也。為性之樞矣。

馬自然少習修真煉氣之方。至年六十四。始遇劉海蟾。為演金丹之秘。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物非常物也。精非常精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靈。夫能抱元守一。回天關。轉地軸。則陰陽會而乾坤合矣。於是開坎離之戶。使龍虎交噬。入戊己之變化。此天上之靈寶。妙中之妙也。是法者。人皆有分焉。惟其識昧神昏。沉湎愛欲。或有知之而未達者。乃閉息孤坐。存神入

妄。漱津則嚙唾。導引則勞形。辟穀則中餒。吐納則召風邪。外荒則燒鉛汞。內荒則淫陰丹。夫如是。則中不煉。而神不存矣。爾當求精於杳冥。求物於恍惚。形神洞達。與道合精。自然聞其言而師之。遂得道。

林子曰。以淫陰丹謂之內荒。以燒鉛汞謂之外荒。至於吐納召邪。辟穀中餒等數言。亦足以破道流之迷矣。若夫天關地軸。乃天根月窟之義也。

元豐元年戊午司馬光嘗作釋氏解禪偈曰。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學者俛俛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而解之。若其果然。則中國可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所知。一曰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期長戚戚。是名阿鼻獄。二曰顏子安陋巷。孟軻養自然。富貴若浮雲。是名極樂國。三曰仁人之安宅。義人之

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四曰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矣不可掩。是名不壞身。五曰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

林子曰。溫公雖不識佛。而此言乃與佛旨暗合。若隱語相迷。大言相勝。又切中後世學佛者之病也。文中子以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中國則滯。余於是知文中子之言悖矣。夫旣曰聖人。則人之至也。而神道設教之下。顧不能通其變。以宜中國之民哉。

二年。杞春。召程顥判武學。旣而罷之。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顥資性過人。克養有道和粹之氣。盎于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

林子曰。明道嘗有言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今之學者。不鼓舌飾詞。以欺世盜名者。誰與。然明道一團和氣。亦惟以誠心感人。雖執拗如安石。猶且爲之愧屈。此其誠能動物。亦一世之儒也。若曰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又曰楊墨之害。亦經孟氏闢之。所以廓如也。今於佛氏姑且未論。而老子之學。孟子何不辭而闢之。可謂無其故乎。朱子曰。楊朱卽老聃弟子。孟子闢楊朱。則老聃在其中矣。夫如是。則孟子何不究其害之所由生。而辭而闢之耶。且老子嘗有言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又曰。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謂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可乎。唐韓退之亦有言曰。其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夫老子實與孔子竝世而生。豈其害甚於楊墨。而孔子又從而問禮歟。若定性論一篇。內外兩忘。廓然太公等語。是

明道之學。蓋得其大矣。

程顥遺書嘗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又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且教之歌舞。似當有助。

又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

又曰。聖人卽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耳。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正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又曰。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

又曰。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旣誠矣。又何用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又曰。世事與我了不相關。

又曰。張天祺不思塵事。強把此心來制縛。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司馬君實又只管

念箇中字。此又爲中字所制縛。

林子曰。程子曰。彼釋氏之學。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葉采解之曰。絕倫滅理。何有於義。豈有敬以直內。而不能義以方外耶。且釋迦。釋氏之宗。娶耶輸氏多羅。生子羅睺羅。周武帝亦嘗譏其不淨也。以此謂之絕倫滅理可乎。又曰。釋氏本怖生死。豈知其乃至無老死。而顧以生死爲怖耶。又曰。彼固出家獨善。便於道。

體自不足。豈知釋氏以了性爲大。而出家者多。寔非佛教之福也。故六祖曰。剃髮出家。於道何益。又曰。盡心知性。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豈知盡心者。寔聖人無心之大。而存心者。乃學者操守之功哉。以盡字對存字看。便明白。若所謂養性者。猶有待於養。與聖人之知性。而性自我立者。自不同也。所謂事天者。猶有待於事。與聖人之知天。而與天爲一。

者。自不同也。

身壯是也。若存心養性。一則限無美。豈味
寒。然能可益。又曰。盡心。味卦。知所。謂。心
昔。多。要。非。刺。卷。之。辭。也。道。六。卦。曰。陰。陽。出
謂。自。不。足。豈。味。艱。為。心。了。卦。為。大。而。出。家

